

我渴望自由，
但我深深地知道，
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里
里爬出！
我希望有一天，
地下的烈火，
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，
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
得到永生！

叶挺

革命将帅卷

叶挺



王春江 著

-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
- 任孙中山的警卫营长
英勇击退叛军
掩护孙中山脱险
- 任独立团长战绩辉煌
被誉为“铁军”“北伐名将”
- 皖南事变被关进监狱
面对蒋介石的威逼利诱
坚贞不屈
- 在狱中作《囚歌》
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



青年革命
传统教育
系列丛书



2 022 4385 7

革命将帅卷

叶挺

王春江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责任编辑：舒元璋

封面设计：吕敬人

叶 挺

王春江 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：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：100708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 1/32 4.75印张 2插图 91千字

1992年7月北京第1版 199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1,000册 定价2.00元

ISBN 7-5006-1141-2/G·244

目 录

巧春壮丽梦	1
青计攻惠州	14
海燕迎风雨	28
铁肩斗顽酋	45
恶风卷地来	55
捷报如飞雪	78
首克武昌城	91
盛宴会亲人	104
奇冤千古恨	117
生命铸囚歌	128
火焰迎天使	136

青春壮丽梦

1911年的春天，革命党人黄兴等在广州起义，遭到清政府镇压，七十二烈士壮烈牺牲，合葬于黄花岗。消息传来，群情激愤。

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学生，从广东惠州蚕业学校走出来。

“走，跟辫子兵讲理去。”十五岁的叶挺向同伴呼喊。

黎晓白等几个同学紧紧地跟在叶挺的身旁。

穿过美丽的惠州西湖，来到兵营。

一群士兵和警卫拦住学生的去路。

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青年军官张国栋走过来，厉声喝问。

叶挺热情地走前一步，面对张国栋：“你们这些天看到报纸没有？革命党人在广州起义，遭到清政府镇压，革命烈士，血流成河……！”

“我劝你少管闲事！”张国栋厉声说。

“我们每一个中国人，有权利关心国家大事。”叶挺毫不气馁：“腐败的清政府，与列强签订《辛丑条约》，付给‘赔款’四亿五千万两，加上年息、本息共计九亿八千二百二十二万两。凭什么给外国赔这么多银子？这是耻辱！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反对这个条约！可是清政府对外卖国，对内镇压革命党人……”

“你想反对清朝政府？”张国栋问。

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兵跑过来，拉住叶挺的手：“阿询，快回家。反对圣上是要罪灭九族的呀！”

“阿叔……”叶挺拉住这位老兵，十分激动地向他宣讲，然后登上一个石凳，大声喊道：“是谁和帝国主义签订卖国条约？是谁把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块块割让给外国列强？是谁贪污腐化敲诈勒索，逼得老百姓没法生活？是清政府！”

黎晓白领着同学们挥拳高呼：

“打倒卖国贼！”

“打倒贪官污吏！”

士兵们被学生的勇气感动了。屏声静气，只顾留神听。有人低声说：“他讲得有理。”

叶挺更加提高了嗓门：“广州的流血事件，告诉了全国人民。烈士们是不朽的，屠杀革命者的军人是有罪的！现在，你们只有掉转枪口……”

“别听他宣传！”一个排长叫喊：“举枪！”

张国栋把手一挥：“不许举枪。”

士兵们互相观望，未有动作。

老兵阿叔低声喃喃：“这都是我们的孩子……”

叶挺更加激昂：“爱国的军人，应该站出来，支持革命党……”

一位士兵见叶挺头上的辫子摆来摆去，笑着问道：“你还不像革命党，头上还留着辫子呐！”

有的士兵哄笑。

叶挺跳下石凳，抓过阿叔的刺刀，把辫子向胸前一拽，“嚓

嚓”两下割断了辫子。

“嚯嚯——”

大门外一声哨响，持枪的军警如狼似虎冲进大门，见了学生又打又抓。

学生纷纷逃避。

叶挺跳下石凳，一群军警冲来，抓住叶挺。

“就是他，剪了辫子的！”一个军警呼叫着。另几个军警拳打脚踢，推来搡去。

阿叔抢上前：“他还是个孩子，你们不能打呀……”

警官命令：“带走！”

军警押着叶挺和一群学生走出大门。

阿叔和士兵们站在门前，紧锁着眉头，满腹惆怅、忧虑。

“狗娘养的！”张国栋愤然骂了一句，转过脸来面对士兵：“学生是爱国的。他们没有罪。”

警察局门前警备森严。

在大院里，被捕的学生排成一队。四周是持枪的军警。

傲慢的警长，来回走了两趟，然后站定。

“你们谁是首领？”他瞪着一双狼眼，扫视着每个人的面孔。

回答他的是沉默。

“说！”警长提高了嗓门。

仍然是沉默。

“说出领首者，其余的人回去。如果不说，统统关起来！”

叶挺沉思了一会儿，沉着地说道：“我。我就是领首者。”

警长冷冷地看了看叶挺：“还有谁？”

黎晓白刚要讲话。叶挺大声说道：“警长大人，你最好不要惹怒更多的青年人。两广总督就是青年人打跑的！你难道也想走他的下场？”

警长欲发作，又暗暗把怒气压了下去：“把他押下去。”

几个警察走上前，打了叶挺一枪托：“走！”

警察押着叶挺走进牢房，镣铐上锁。

叶挺的老家在广东惠阳县淡水镇会水楼村。这里北离惠阳县城二十多公里，南距南海良港大亚湾20公里，西去香港50余公里。青山环抱，两条清澈见底的溪水在村前会合，这确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好地方。

1896年9月10日，也就是清光绪22年8月4日，叶挺在会水楼村诞生。乡亲们都说叶家有了大喜事，纷纷登门庆贺。父亲叶锡三也的确高高兴兴地端茶、拿烟、煮酒来招待客人。“鸡炒酒”香气扑鼻，是叶锡三亲手精制。喝着好酒，看看娃娃，都说叶家逢了好运气。

童年的叶挺，大大的眼睛，白白的皮肤，很惹人爱。叶锡三抱着这个小儿子，心里特别喜欢。希望儿子早点长大，继承叶家的香火，支撑叶家的门庭。

叶锡三人很精明，从父亲叶沛林那里学会祖传的医术，并继续开办老人留下的中药铺“锡宗堂”。他年轻的时候，还随乡亲们一同闯过南洋，在马来亚的种植园里做过几年工，学会了种植果树。他在屋子周围种下的沙梨、桃、李、荔枝、龙眼、橄榄等四时水果，生长也还兴旺。由于家中妻子儿女多

病，拉了三百多元高利贷长期无力偿还。他经常感到力不从心，体力日亏，便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。

叶挺母亲吴氏，是来自东莞县的一位农村姑娘。嫁到叶家那年只有18岁。她勤劳善良，在家操持全家人吃穿，下地就把小叶挺背在身上干活。对一切苦难从不抱怨，把一生的苦乐交给命运来安排。

七岁的叶挺，进本村的私塾读书，对那些“四书”“五经”并不理解，倒喜欢下河捉鱼，上树抓鸟。

叶锡三由于望子成龙，有时候也曾打过耳光，强迫儿子读书。

后来村里成立腾云小学，教白话文，还学地理、历史。老师也是新人，经常讲孙中山闹革命党的事，叶挺对读书有了兴趣，而且很受老师的夸奖。

小学毕业以后，叶锡三把儿子送到惠阳蚕业学校读书。惠州是岭南重镇，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，孙中山的革命党也曾在这里举行过起义。叶挺在学校里开始阅读孙中山、邹容、章太炎等人的作品，思想很受震动。列强到处横行，美丽富饶的祖国，成为侵略者砧板上的一块肉，英占香港，法占广州湾，德占青岛、俄占旅顺口，连小小的日本也把魔爪伸进东北和辽东地区，小小的葡萄牙也占了澳门。

祖国多难，自己能干什么？

老师把同学们带到惠阳城附近的沙湾，对他们说，早在1892年，也就是叶挺出生的前四年，孙中山的革命党就在惠阳发动过一次起义。郑士良聚集六百壮士，夜袭沙湾，一举成功，十多天发展两万多人，声势浩大，士气很旺。后因外援断

绝，被清军四面包围，被迫解散。

新的消息不断传来。革命党人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失败被囚，临刑前，清朝官吏厉声问他：“你知罪吗？明天将割取你的心肝！”徐锡麟笑答：“然则新甫（指恩铭）死矣。新甫死，我志偿，我志既偿，即碎我身为千万片，亦所不惜。区区心肝，何屑顾及！”清吏要他供出同党，他提笔愤然写道：“我蓄意灭清已十余年矣，今日始达目的。本拟杀恩铭，再杀瑞方、铁良、良弼……乃竟于杀恩铭后，即被拿获，实难满意。”临刑前，徐锡麟拍了一张照，神色自若地说：“功名富贵，非所快意，今日得此，死且不憾矣。”

还有一位秋瑾女士，仅三十一岁，也在绍兴跟随徐锡麟，唱出“一腔热血勤珍重，洒去犹能化碧涛”的壮丽诗句，英勇就义。

特别使叶挺激动的是这一次广州起义，消息传来，彻夜难眠，决心用实际行动支持革命。现在广州的二次革命又被镇压下去了，黄花岗埋下七十二名烈士的尸体，自己也被关进了监狱。

铁窗里的生活很痛苦，可是比起那些牺牲了的烈士这能算什么？

清王朝丧权辱国，丧尽民心，已经没有任何精神支柱了，只靠手中掌握的武装来维持生命。这武装，好像还很庞大，革命何时才能胜利？全中国还有许多人沉睡在黑夜中，没有觉醒，自己的父亲、母亲，还有会水楼那些乡亲们，都在昏睡着啊！用什么办法才能把这样多人唤醒？

这次自己被捕，父母可能会知道，能不能理解自己的

儿子？

叶挺特别挂念善良的妈妈。她一生逆来顺受，在家一切都听爸爸的，从来不敢顶嘴，没有平等的地位。她特别疼爱叶挺，送他来惠阳的前一个夜晚，她睡不好觉，把眼都哭肿了。她最怕儿子在外面出事。

“孩子，不论你到哪儿，我的心都拴在你身上啊！”这是妈妈临别讲的一句话。

想起妈妈，热泪夺眶而出，心如刀绞。

校长坐在会客厅里，满脸怒气。

叶挺的父亲把礼物放在桌上：“请校长出面，说个情……孩子才十五岁呀……”

校长：“警察局管你年龄大小？这是带头闹事，不好说话呀！”

叶锡三：“校长，救救我的儿子，我给你叩头……”

校长侧过脸去。

叶锡三慢慢从地上爬起，取出红纸包，放在校长的衣襟上：“请校长开恩。”

校长收起红纸包，慢慢叹口气：“看我们都是会水楼老邻居的面子上。我给你跑一趟。以后，你可要管严一点哟！”

叶锡三：“一定，我一定想法管住他。”

校长：“你就回去吧。”

叶锡三走出学校的大门，低着头，长长地叹了口气：“我这辈子，作了什么孽啊？”

审讯室里，监狱长正在审问叶挺。

监狱长：“今年多大？”

叶挺：“十五岁。”

监狱长：“才十五岁就造反？以后怎么得了！”

叶挺沉默。

监狱长：“看在你们校长的面上，今天放你出去。小小年纪，以后不要多管闲事。再被抓进来，别怪我不客气！”

叶挺离开监狱，来到校长办公室。

老校长威严地训斥道：“你这样的学生，我这里也不敢留了！”

叶挺：“校长，我要读书。”

校长：“现在，即使我想帮你，也帮不了。你还是到别的学校去想办法吧。”

叶挺闷闷不乐，走出校长办公室。

抬头望去，只见叶锡三迎面走来。

叶锡三：“跟我回家。”

叶挺：“爸爸，让我去一下就来。”

叶锡三：“你还想上哪儿去？”

叶挺：“去看一位同学，马上就来。”

“你还想乱跑？”叶锡三怒气上升：“跟我走！”他不容分说，抓住叶挺就向校外走。

同学们惊讶地望着叶挺走去的背影。

叶挺家的堂屋门上，已经贴上红色大喜字。

父母为叶挺找的童养媳黄三妹穿好新衣，独自坐在室内。

床上铺好新被褥，摆好鸳鸯枕。

叶锡三坐在堂前训子：“你妈特别喜欢你，要你读书。我背债累断腰也送你去上学。你却在学校里闹事……你根本不顾这个家……”

叶挺：“爸爸，我想过了，没有国，哪有家……”

“咱们是种地的百姓……”

“国家就是咱们老百姓的，每个人都有权说话……”

“别发疯……读了几天书，就不知自己值多少钱一斤了！你再闹，他们会砍你的脑袋！你送了命，你妈还能活吗？”

叶挺低下了头。

叶锡三：“新房给你准备了，明天结婚……”

“爸爸……”叶挺苦苦哀求：“别逼我……”

“这个家我说了算。”叶锡三暴怒：“你要是不听话，我打断你的腿！”

叶挺：“妈妈……”

叶锡三：“谁也不许罗唆！”

叶挺很痛苦地望着固执的父亲。老人头发白多了。

叶母含着泪望着儿子。

叶婶：“听你爸爸的话，没错。”

黄三妹坐在新房里如一只受惊的小鸟。

叶婶：“三妹来两年，也长成人了，也不算丑……”

叶挺：“我从来没怪过三妹。”

叶母：“不怪就好。成婚以后，两个人在一起……”

叶挺：“妈妈，我什么话都跟你说了，你也不理解我？”

叶母唤叶挺的乳名：“阿询，你爸爸老了，身体一年不如一

年，希望你成家立业……”

叶挺望着妈妈，深深地叹了口气。

叶母：“命运，是不能反抗的。听妈的话，人一生，不要想得
得太高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就行了……”

泪水缓缓地 from 母亲的眼角流出。

叶挺走上前忙给母亲擦泪：“妈，回去睡吧，让我好好想想。”

三位老人离去。叶挺走出门外，北斗斜挂，月光淡淡，几只萤火虫在草丛中闪亮。

叶挺在小路上踽踽独行。一缕灯光从窗口射出。他看到黄三妹一个人在灯下木然呆坐。叶挺沉思了一会儿，推门走进新房。

三妹一见叶挺走进，急忙站起，一时手足无措。

“坐吧，我想说几句话。”叶挺冷静而又有礼貌地望着。

三妹坐下。叶挺也在她的对面坐下。

三妹又急忙站起，从橱柜里拿出新衣：“这是妈妈叫我给你做的。”

叶挺接过新衣，仔细地看了看：“谢谢。”

“我做得不好。”

“你的针线活很不错。”

三妹微笑着，又在叶挺面前坐下。

叶挺环视了一下房间，红绫被，鸳鸯枕，围着花边的纱帐，三妹的发型也有了变化，一根长辫子已经挽上头后了。

“三妹，”叶挺亲切而又沉重地说：“你是位好姑娘……我……对不起你。”

三妹低下头，不安地紧握着手帕。

“在这个家里，我不是一个好儿子。”叶挺很动感情地说：“既不能躬耕务农，也不能继承父业，也不可能做一个好丈夫，我不能误了你的一生……”

三妹激动地说：“阿询哥，别这么说。你到外面读书，我在家里干活，不好吗？”

“我在外面，你在家里，这怎么行。”

“没事。”三妹坦诚地恳求说：“你想回来就回来，不想回来就晚点回来。”

“那样，你太苦了。”

“我能吃苦，也不怕苦。只要你……别嫌我……”

“三妹，你说到哪儿去了。我们从小在一起，我一直把你当作亲妹妹看待。绝不想……没有想过……都怪阿爸硬要这样做……”

三妹猛转身，用手帕捂着脸，全身都在颤抖。

“想来，想去，我只有把心里话告诉你。”

三妹猛然跪在叶挺面前：“阿询哥，求求你，别赶我走，让我留在家里。”

叶挺忙上前搀扶她：“三妹，你要好好想想呀……”

“我知道你心好，也知道自己命苦。”三妹流着两行泪：“你把我当作亲妹妹，让我在家侍奉父母，一辈子……”

“三妹，那会害你一生呀！”

“我心甘情愿……阿询哥，你别说了。”

叶挺十分焦急：“三妹，别糊涂，这会害你一生呀。你也是个人，应该有自己的选择和幸福。不能做封建礼教的牺牲

品呀!”

“我的命，是老天爷安排的。活着是叶家的人，死了是叶家的鬼。谁也别想改变我。”

“这不行……。”

“阿询哥，你再逼我，就碰死在你面前。”她面色苍白，目光呆滞。

叶挺扶三妹躺在床上，猛转身冲出门去。

黑沉沉的夜空，满天星斗。

叶挺迎着夜风，面对长空：“天呐！这腐朽愚昧的礼教，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钢刀呀！”

黎晓白家的客厅，朴素优雅，清洁整齐。

叶挺从家里跑出来，与这位好朋友商量他今后的去向。

叶挺：“我想去参加新军。”

黎晓白：“你我现在都是求学的年龄。没有知识，也很难服务于社会。最好还是继续上学。”

“晓白兄所言极是。可是，我已断绝了经济来源……”

“不要急。同学们一起想想办法。”

“不。我从现在起，要自立。不能让大家为难。”叶挺打开身边的报纸：“你看，黄埔陆军学校在招生，公费，管吃，每年还发两套衣服。我想去报考。”

黎晓白接过报纸，看了一遍招生广告：“走军人的道路？”

“只有如此。”

叶母风尘扑扑从门外走进。

“妈妈。”叶挺忙迎上去。

“阿询，你怎么能够逃婚呀……你爸爸快要急疯了。他不会打断你的腿呀。好孩子，快跟我回家吧。”

“妈妈！”叶挺顿时跪在母亲面前，泪如雨下：“孩儿宁愿一死，绝不能回去啊！”

叶母惊呆。

黎晓白：“伯母，他的心情你最了解，硬逼回去真怕要出事啊！”

叶母：“你这小小的年纪，离开父母怎样生活？”

“妈，我不会给你老人家丢脸。我去上一个公费学校。妈，让我走吧，不然，我就撞死在这墙上。”

叶母震惊，抱住叶挺：“儿呀！你既然决心已定，我也没办法。”她从衣袋里取出一个金戒指：“这是妈妈唯一的财产，你带着吧。”

叶挺望着戒指，嚎啕大哭：“妈，儿子不孝……”

叶母把戒指放进叶挺衣袋，泪如雨下：“我相信我的儿子……”